

# 论历史研究中的“求同存异”与“存同求异”

康 华

(延安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当前学术界很多人主张学术研究要追求创新,要求“存同求异”。历史研究属于学术研究,是否也应该主张“存同求异”?文章从历史本体研究和历史方法研究上探讨历史研究中的“求同存异”与“存同求异”,并对历史研究中“求同”与“求异”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历史本体;求同存异;方法;存同求异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2-0080-03

同一与差异是一一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在生活实践当中,人们逐渐形成共识,认为“求同存异”是处理人际关系以及纷繁复杂的矛盾关系的最好途径,甚至是处理学术界不同学术流派的方法。但在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追求个性张扬,要求创新,“求同存异”地位开始动摇。特别是在学术界,人们更多的开始反对学术研究“求同存异”,而是主张学术研究要“存同求异”,认为“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研究本当‘和而不同’”<sup>[1]</sup>。到底“求同”还是“求异”,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就历史研究中应该如何看待“求同”与“求异”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方家赐正。

众所周知,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过去发生过的各种历史现象并探寻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历史是为了还原历史原貌,探究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从而在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起到指导、借鉴作用。所以历史研究应该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实事求是的重构历史发展过程,并将这个历史过程记载下来,呈现给读者及后人,以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在这一点上,历史研究与其它的学术研究相比,更多的是要“求同”,这个“同”就是指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以及其规律。

## 一 探讨历史本体要求“求同存异”

虽然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历史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发生过的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生任何改变。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到明天就成为历史了,无论是否留下史料,无论后人是否记得,都不会改变我们今天所做之事及所说的话,所以“今天的客观事实明天即成为客观历史”。<sup>[2](P13)</sup>以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物、事件、制度等等历史现象,都是独立于历史认识者的主观意识之外的一种外在客体,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所转移的客观实

在。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9,11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都是真实的发生过,客观地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不会因为时间流逝或是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认识而发生任何改变。

正是因为历史具有客观实在性,人们才应该去探求那“实实在在”的历史本体事实。历史本体对历史客体而言是公平的,也就是说客观的历史对任何人而言是相同的,不会因历史认识主体不同而自身发生改变。但是历史认识主体站在不同的立场、持有不同的观点、收集不同的史料、对同一历史事实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所以在不同史家笔下重构的历史发展过程会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例如英国学者弗兰西丝·伍德博士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认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而我国学者杨志玖先生经过考证后,在《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一文认为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这就是相同的历史在不同史学家眼里是不同的表现,那么到底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这就要求历史认识主体对这段历史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才能得到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而这个结论也必须是众多史学工作者对相同的历史本体的“求同”的结论。这个“同”就是客观实际的历史,即“实实在在”的历史。

只有当史学工作者在探讨历史本体、重构历史发展过程时,持有“求同存异”的态度时,我们才能复原历史本来面貌,才能重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对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如果史学工作者抱着“求异”的态度,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史家眼里是五花八门的,历史岂不真的成为一个小姑娘,任人去打扮吗?那样的话,怎么才能客观的复原历史,

收稿日期:2011-03-05

作者简介:康 华(1977- ),女,陕西榆林人,讲师,研究方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更谈不上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也就不再是一门科学了。

## 二 探讨历史规律要求“求同存异”

历史规律也是属于历史本体范畴,之所以把它单独罗列出来,是因为探讨历史规律必须是在重构了历史发展过程之上进行的。如果说复原客观历史面貌要求“求同”,那么探讨历史规律就要求第二次“求同”。

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统一性和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的过程,“历史的发展象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sup>[3](P393)</sup>但是,马克思以前的许多历史学家却只看到历史的偶然因素,没有发现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规定性。例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sup>[4](P38)</sup>李凯尔特强调历史的个别性、一次性的特点,否定能从历史中找到普遍性,就是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与李凯尔特持相似观点的还有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他认为“把一事实当作另一事实的原因,形成遗传因果链条的结果是尽人皆知的: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一种无限的倒退,我们决不能找到与我们辛勤地套成的链条相连结的最后的原因或多种原因。”<sup>[5](P47)</sup>这些史学家们否认历史存在规律,认为历史是多样性、特殊性的随机组合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在研究历史时是反对“求同”的。所以列宁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工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sup>[6](P425)</sup>

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历史的发展确实是有规律可循的,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此外,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其特定的规律。这些规律不可能直观的看到,需要史学工作者通过对复原后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析、抽象,把历史的共性、同一性从大量纷繁复杂的偶然事件中抽象出来。这一艰巨的任务就是对客观历史事实进行第二次的“求同”,这里的“同”,就是指的历史的客观规律,即历史的必然性。只有大家都认同的必然性才是规律,否则它仍然是偶然性。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很多史学家把“求同”作为其学术理路,把探索人类历史规律作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例如史学家庞卓恒先生曾经指出“如果研究历史不能揭示规律,那就不如到山沟赶毛驴”,<sup>[7]</sup>他的整个学

术生涯都是在探寻历史规律。再比如孟广林评价马克垚先生“立足于探讨历史普遍规律的学术旨趣于对历史比较的理性认知,马先生在比较上走的是一条‘异’中求‘同’的学术理路。”<sup>[8]</sup>如果历史研究追求“求异”,就是只承认历史的偶然性、多样性,人类的整体历史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堆积,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又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所以,对历史本体研究时要求做到“求同存异”。“求同”即是目标,也是研究中的态度。如今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着对近代史研究范式的争论,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成为争论的焦点。持不同态度的两派学者似乎有拔弩相见的感觉,对自己持不同范式态度的学派进行彻底否定,以至于有“倒掉洗澡水时,连同把小孩也倒掉”的倾向。但是无论那种范式都有着共同的取向,即复原历史真相,找到历史规律。因此,在“求同”的前提下,允许对历史本体有不同看法。在“存异”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异中求同。

## 三 探讨历史研究方法要求“存同求异”

前面我们谈了对历史本体探讨时历史研究要求“求同存异”,但在研究历史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搜集整理史料、分析史料,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什么样的解释以及用什么样的编纂方法表现历史研究成果则需要“存同求异”,即就是要求多方位、多角度的探索研究历史的新领域、新方法。

### (一) 史料的搜集要求“求异”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媒介,史料占有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历史研究的可靠性。我国传统史学在应用史料上主要局限在文字史料上,采用的方法也是传统的考据方法,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严重的阻碍了对历史本体的研究。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口述史学的推广,实物史料和口传史料被应用到历史研究当中,史料范围随之扩大,不仅拓展了史学家的视野,更能全面的复原历史面貌。史学家陈寅恪是对史料“求异”的很好典范,以往史学家把诗歌作为文学作品,排除在史料之外,而陈寅恪独辟蹊径,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就是通过对元稹、白居易的唐诗对比印证,以此作为史料考证历史。所以搜集被人们忽略但又是最能反映历史的史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对待史料要“存同求异”。

对史料搜集的另外一种“求异”就是指对同一史料持不同看法,对同一史料有新的解释。当然这种新的解释要求是在对史料严谨求实的基础上,对史料经过细致的分析、周密的论证后得出与以往史学界不同人士的看法。例如关于孙中山早期的政

治思想的讨论,史学界通常都认为是经历过从改良到革命的改变,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就是改良说的铁证。(参见:林增平《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而对上书李鸿章这一史料,黎澍先生就有不同的看法。他否定孙中山有过维新改良的思想,认为上书李鸿章重要的不在于上书而在于求见。(参见《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之所以有不同的结论,就在于黎澍先生对待同一史料不是抱有“人云亦云”的态度,而是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对史料解释持“求新”“求异”的态度。对史料从不同角度的解释,有助于扩大我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全面的认识,所以在对史料的解释时要求“求异”。

## (二) 分析历史的方法要求“求异”

研究历史的方法是通向认识历史、揭示历史本质的桥梁和手段。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学术界风气提出学术研究方法应该“求异”的观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sup>[9]</sup>(P122)此六点虽不全面,但体现了钱穆先生对

待历史研究方法的同异观。传统史学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历史过程的叙述,现代史学强调对于历史过程的分析 and 解释。80年代以后,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结构分析、阶级分析成为史学界的主要研究方法。但是不少史学工作者认为仅凭这些方法不能全面的反映历史,因此抱着创新的态度探索用跨学科方法来研究解释历史,从而开辟了许多史学分支学科,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等等。现在计量分析法、心理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人类学方法、历史语言学方法广泛用于历史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只有历史研究方法日新月异,才能有效的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本体。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史学研究与其它学术研究有很大不同。史学本体研究侧重“求同存异”,而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侧重“存同求异”,所以不能以偏概全的把历史研究看成是“求同存异”或是“存同求异”。一分为二的看待历史研究过程后,我们发现“求同”与“求异”是历史研究中对立统一的又一对矛盾。求异是手段、方法,尽管它是不可或缺的,但最终要服从求同的目标。殊途同归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研究历史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还原历史面貌,探寻历史规律,从而指导现实实践活动。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J].史学月刊,2004,5.
- [2]杜经国,庞卓恒,陈高华.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5][意]贝尔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傅任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6]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吴英.把握历史规律探索社会进程——历史学家庞卓恒的历史哲学探索和跨学科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1,4.
- [8]孟广林.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规律的求索——马克垚先生与历史比较研究[J].史学月刊2006,9.
- [9]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while Putting aside Differences” and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i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KANG Hua

(Humanity School, Yan 'an University, Yan 'an, Shaanxi 716000)

**Abstract:** The present academic community urges that academic research should go in for innovation and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As the academic research, should history research advocate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This thesis will probe the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and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while putting aside differences” in the aspects of history ontology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method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of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and “seeking the differences” in history 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y Ontology;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while Putting aside Differences; Method;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责任编辑:胡金频)